

「留予他年說夢痕，一花一木耐溫存」

## 一個交大通識老師的懷想

文／圖·董毓葳

**教**師節的那天，黃美鈴老師約我回綜合一館，我們的學生何孟蓉自美返校相聚。我坐在熟悉的研究室裡，笑看黃老師逗弄著孟蓉的小女兒，想起這已不是第一次學生帶著他們的孩子來訪，也不是我第一次憶起他們還是孩子時的在校過往。那些過去的日子，不論苦樂，日後體會，總是美好的。與孟蓉作別時，巧遇蔡熊山主任。蔡老師命我為《交大友聲》通識教育專刊寫點通識的過去，一時「留予他年說夢痕，一花一木耐溫存」的情愫，使我竟忘了自己的拙筆，要一抒懷想了。

初到交大時，校區還在博愛街，只有工學院，走入校門，透過「飲水思源」的小池，就可以從前門望見後門。雖然人稱最小的大學，但是校園卻走出了多少寬宏、開闊的人物，讓我有幸見聞。聽說當年著名學者朱蘭成院士返校客座，為交大開啓了與M.I.T合作的契機。據聞每次朱教授講課的時候，高大的劉浩春院長總在一旁聽講並隨時幫忙擦黑板。這種校友澤被學弟、學弟禮敬學長的人文精神，為「飲水思源」的小池增添了清冽活水，這是在交大學到的一堂課。走在校園中，總覺交大不小，她真是一個好「大學」。

這個「大學」，不但師長好，學生也好。我慶幸在人生最好的一段時光，遇見了他們。最先結識的



▲ 由左至右分別孟蓉夫婿及女兒、黃美玲老師、董毓葳老師、何孟蓉學姐



▲ 應數系早年畢業同學於董老師家中歡聚，人物自左至右分別為：邱克民、周賢政、鄭秀麗、侯玉貞及他們的孩子

是辯論社的陳笠、朝成等人，曹興誠先生是他們的教練。那一群才華洋溢又有理想的年輕人有時去教練家，有時到劉清田教授的住處，辯天論地。這段與教練相契的師友之情，不祇影響他們的人生，在「曹教練」的心中，應該也是一段美好回憶吧。他們不只轉戰各校打辯論賽，還在交大辦了一場空前的教師辯論——「做男人好？做女人好？」——一起辯論的有後來的郭南宏校長、祁姓副校長和當時在

校任教的胡定華教授等人。記得辯論前，社長思華還特別到慈愛齋關心、協助我。轉眼間，當年騎車而來的年輕人，一路前行，成了現在的政大吳校長。

另一個令人難忘的社團就是話劇社了。記得籌備時，小胖曾來找我談他想辦話劇社的理想。爲了圓夢，他不惜做苦工來籌措經費，一個暑假過去後，小胖竟成了小黑。汗水中，話劇社成立了，熱熱鬧鬧地辦了「校長盃」話劇賽。後來話劇社改名戲劇社，直到現在我還記得〈一碗涼粥〉在舞台上演出的那晚，舞台上一邊明一邊暗，強烈烘托著貧家富戶的人間冷暖。坐在台下的我，眼淚盈眶，我爲小胖的汗沒白流而感動，又爲交大人這麼有理想、肯付出而驕傲。

當共同科從博愛校區竹銘館的二樓遷到光復校區新生館後，國文課程也從八學分改爲六學分再遞減爲四學分，但國文老師與學生的互動並未減少。每天經過九思亭畔，也總能與「飲水思源」的池水打個照面，讓它爲內心帶來幾許清涼。隨著校區的發展，共同科從新生館再遷綜合一館，我們忙著佈置自己的研究室，好讓學生課餘可以在小圓桌前喝喝茶，在長榻上聊聊天。有時眼淚，有時歡笑地談讀書心得、愛情困擾、親情羈絆、生活壓力，甚至難以啓齒的禁忌。孩子們知道，交大校園中總有一扇門、一盞燈、一杯茶願意等著他。

到綜一館，每天得從北大門進入，眼前是比小池大了很多的竹湖，順著寬闊的石板大道，工三、工四、工五館、一路上行，走在校園中，這大學的氣象，又豈是前門望見後門的昔日可比？但是當我發現，久已不再與「飲水思源」的清池照面的時候，共同科國文組竟也走入了歷史。通識中心正式成立了，每學期開不同的二學分新課，每天與不同的學生短暫聚首；期待被學生發現，更期待每次上課時發現幾個發亮的眼睛。

後來，離開交大，移居山林，與清池照面，更不可能。幸而與一些學生還時有往來。譬如任教中原大學的秀麗，就總不忘在每年的教師節電話祝賀，和這些應數同學們的情誼，一晃已屆二十四年。去年，一位二十多年前的學生來訪。在那夏日午后，師生對坐談心，藤椅上的他，不禁憶起少年求學的艱困日子。他生長在偏遠的台西鄉，哥哥姐姐都未能繼續升學。國中畢業後，原應停止上學，回家幫忙。幸而在廟裡擲筊時，竟擲出聖筊，這個幸運的轉折，讓他有了不一樣的人生；繼續讀完高中，並且來到交大。還記得碩士畢業典禮的那天，他的父母遠自雲林趕來，在我家慶賀的飯桌前，我能感受到他們風霜臉龐上的驕傲，卻不能盡知那六年讀書生涯的煎熬。回憶當年的辛苦過往，想到兄姐的犧牲成全，他流著淚說：「哥哥們當年失去的讀書機會，已無法彌補，現在有能力，總想幫助有困難的學弟、妹。」自己經歷的痛，豈忍別人再受！所以多年來他默默的提供獎學金，想給學弟一個幸運轉折的人生。現在更捐了一筆錢，由通識中心的老師代為處理。「是獎勵，不是獎助，」他認真的提醒。雖隱身幕後，卻藏不住他疼惜上進人的心。我想起初到交大時校友澤被學弟、學弟禮敬學長的感動，他的悲憫，秀麗等人的溫馨，這些人文情懷，讓我感知，那泓「思源」的池水，原來離我們不遠！

哈佛大學在校訓上這麼說：「人不能選擇自然的故鄉，但可以選擇心靈的故鄉。」涵養心靈，讓它成為世界第一的大學。在交大積極要邁入世界一百大的同時，通識人文教育就是要探索、成就那善美寬廣的「心靈故鄉」。

近代詩人伍立曼的〈青春〉詩說得好：「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時光，青春是心情的一種狀況。青春不是柔美的膝，朱紅的唇、粉嫩的面龐。青春是鮮明的情感，豐富的想像，向上的願望，像泉水一樣的清冽激揚。」回憶中，我所見聞的交大人，他們展現的不正是那「鮮明的情感，豐富的想像」，以及「向上的願望」？但願這頂尖大學的人文學習，不只是「人生的一段時光」，它該是「心情的一種狀況」。像青春一樣，在交大人的心池中，永遠「清冽激揚」。友聲